

【姬屋藏郊】荒原狼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8744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87449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 , 发郊 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1 Updated: 2023-09-03 Words: 7,520 Chapters: 3/?

【姬屋藏郊】荒原狼

by [StrawberryCollector](#)

Summary

殷寿说他是反社会，所以他不可能生出正常人。

Notes

TW : Self Harm, Extreme Violence, Domestic Abuse, Alcoholism, Minor Drug Addiction

家宴

“美好的一天从一杯猫屎咖啡开始～”

“崇应彪你给老子爬！”

鄂顺这头小绵羊难得发火，主要因为刚熬了个大夜。偏偏是个有点背景的，哼哧哼哧做完笔录，转头人就被保释，一晚上加半个早上，全白干。

崇应彪幸灾乐祸，捏着茶缸子的手指头都在散发婊气。他瞥了一眼钟，又瞄了一眼门口，问：“姬发还没回来呢？”

“盯梢哪有那么快。”

姜文焕进门，解完风纪扣，脱防弹背心，最后给自己倒了一满杯的凉水。

“姜队。”鄂顺把文件夹放到姜文焕的办公桌上，“笔录整理好了，等您检查完之后签字。”

“没事顺子，你办事我放心。”

“诶怎么每次我做完笔录你怎么就不这么说呢老姜？厚此薄彼啊！”

姜文焕和鄂顺同时白了他一眼，崇应彪无所谓地耸肩，坐回电脑前继续敲调岗申请。反正也不会在这破地儿呆多久了，他想。

他现在最大的对手是姬发，而姬发是一个背景足够硬的关系户。姬发他亲爹是市农业局的局长，他干爹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总队长。两座大山，一座更比一座高。

其实这间办公室里没几个不是二代，卫健委海事局林业局，浓缩版父辈的荣耀。但无论如何，有两人给你保驾护航，总比形单影只强得多得多。

这样想着，姬发来了。他在车里窝了一夜，现在黑眼圈大得能掉到地上。崇应彪幸灾乐祸地嘬了一口咖啡，对着小镜子拍拍脸。

啧，论颜值也得是老子第一。

“不是说和禁毒大队的人一起吗，没逮着？”

“目标压根儿就没出现。”姬发的身体已经困得不行，但脑子还清醒得要命，仰头盯着天花板旋转的风扇发呆，“难道是……”

姜文焕没等他说完后半句话，立刻关上门。

“猜测就不要说出来了，姬发。”

靠在转椅上的男人斜睨队长一眼，说：“知道了。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想的不想，不该说的不说。”

四周归于平静，指针指向十一点半，楼道里热闹起来。鄂顺立刻起身，要去食堂打饭，姜文焕应和，拉着跃跃欲试要骚扰姬发的崇应彪出了门。姬发等人走了才看一眼手机，没

有新消息提醒，他有些失望地把手机扣在桌上，撇过头，枕着胳膊睡去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可能也就二十分钟，困盹让姬发的时间观念变得模糊。恍惚间有人给自己肩膀搭上外套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一缕饭香飘进来。

“嗯……？”

“醒了就来吃饭，没醒就再睡会儿。”

姬发换了个姿势，半睁着眼问：“怎么不回我消息，多叫人担心。”

“又不是小孩，跟妈妈也没这么报备过。”

“不是小孩，还用叠字叫妈妈？”

“不吃饭我就走了，下午还有考核。”

“吃吃吃！”姬发腾地一下坐起来，连人带椅子蹭过去，没骨头似的靠在殷郊肩膀上，撒娇道：“可是好困……”

“那就继续睡。”

“还好饿……”

“少来这套，本少爷不伺候人！”

姬发立刻正襟危坐，背挺直腿并严，挺胸抬头手肘夹紧，表情庄严肃穆，慢慢夹了一筷子菜。殷郊见他这样噗嗤一声笑出来，过了一会儿才慢悠悠开口。

“父亲要我们晚上回家吃饭。”

姬发点头，但其实他并不喜欢殷郊家的家宴。殷郊吃饭斯文，习惯来源于他的家庭。只吃自己面前的菜，不能夹回头筷，食不言寝不语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封建礼教味儿，吃饭活像在受刑。刚到殷家时，大人小孩还分桌坐，小孩连吃饭都要仰望长辈。

姬家就开放得多，吃饭就是吃饭，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，有说有笑。尽管殷郊从没有主动表示过，姬发带他去，他也不会拒绝。他不觉得自己家是错的，也不觉得姬发家是对的。

用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说，殷郊被PUA得有点严重，姬发得出这样的结论。

“晚上下班我来接你，你拾掇拾掇。”

“几点的晚饭？”

“八点准时。”

姬发慢吞吞地收拾饭盒，问殷郊难道不再多呆一会儿了吗？殷郊说刚才说过了下午有考核，这次考核很重要。姬发追问你们怎么这么多考核，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，又不是学校，重点高中也没这样吧？殷郊不认同也不反驳，但从他紧绷的后背又能看出他确实厌恶，也确实紧张。

“放轻松，你肯定可以的。”

殷郊朝姬发一笑，快步离开办公室，左转往特警大队走去。

晚上七点，姬发在门口等殷郊，只等来了殷寿的司机。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降下车窗，同姬发说：“姬发少爷，先生让我直接带您去老宅。”

“殷郊呢？”

“大少爷已经到家了。”

姬发半信半疑地坐进车，迈巴赫过宽过长的后座让他坐立难安。他更喜欢那辆开到七十迈就吱呀作响快散架的警用帕萨特，小且密闭，安全感十足。

他给殷郊发了消息，又是一样的毫无回应。他的直觉告诉他，这些反常和下午的考核脱不开关系。殷寿永远是这样，一顿晚饭，成绩好是佳宴，成绩不好就是鸿门宴。

他不由得担心起殷郊来。

汽车开进庭院，大门敞开着，皮鞭撕咬皮肉的响声划破夜空，夹杂着殷郊的痛哼。姬发顾不得别的，飞奔进屋。果不其然，殷郊跪在大厅正中央，殷寿正在执行家法。

他刚要出言阻止，姜女士就冲他摇头。她是一个被父亲、兄长和丈夫挟持的女人，她在这个家空有其位，便失去话语权。

殷郊的后背上错落分布的新伤旧痕，姬发不忍直视，别过眼，余光瞟见姜女士正直勾勾盯着看。他不知道她是真的如此坚强，还是对此等景象已经麻木。无论哪种，对于一个深爱儿子的母亲都是一种残忍的刑罚。

“脱靶，脱靶？！你个废物！”

“父亲……是校场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我本来已经瞄准了！”

“还敢嘴硬！”

殷寿气得不行，手下没准，绳头划过殷郊的侧脸，留下一道血痕。姜女士终于惊呼出声，殷郊立刻抬头。慌乱的神情一闪而过，他冲母亲露出安慰的笑容。

“先吃饭！弄得满屋子血腥气像什么样子！”

殷启扶着老爷子下楼，殷寿总算从狂怒中恢复理智。他的脾气总像席卷过境的一阵大风，毫无理由章法可言，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。

殷郊缓慢而艰难地起身，姬发立刻上前搀扶。管家领着他们从后面穿过连廊，到殷郊的房间。

鞭痕毫无章法地横在殷郊后背，姬发也乱了阵脚。殷郊冷静地指挥他去抽屉里拿碘酒、纱布、医用胶带，姬发一一照做。期间殷郊疼得发抖，每一块肌肉都在无声控诉，姬发眼一闭心一横，将纱布按上去。

“……你要杀了我不成？”

姬发作势要揭开，被殷郊制止，“先应付一下，赶紧出去吃饭。”

姬发甩掉剪子和镊子，说：“我没食欲。”

殷郊转过头，凑上去亲亲姬发的嘴角。这让姬发更加难过。破破烂烂的是殷郊，缝缝补补的还是殷郊，他没做错任何事，却像是亏欠了所有人。姬发在此时十分痛恨自己的无力，但脑海里却回荡着殷寿的声音，他在说：做错事，就要挨打，记住教训，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
他想，不认同殷寿的教育方式，和相信殷寿是个英雄，这二者并不冲突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

殷郊在亲他的额角，脸颊，鬓边，下颌，又叼着他的喉结舔舐吸吮。姬发的呼吸变得愈发粗重，他不敢推开殷郊，这人身上已经没一块好皮肉。他只能放任这位既懂事又任性的少爷，直到那人高挺的鼻梁拱了拱自己的裤链。

“不行。绝对不行。”

殷郊抬起头，湿漉漉的眼神对上姬发的。

“至少要等吃完这顿饭，然后回家再说。”

“好呀，好呀！”

殷郊欢快地应答。

指纹锁刚刚解开，殷郊就扑过来，对着姬发一通乱啃。姬发抱着他，感觉入手一片湿滑。原来是殷郊的后背伤口迸裂，纱布已经被血浸透，污染了他价值不菲的白衬衫。

姬发勒令殷郊停下，但后者仍不管不顾，把人推到床上就自顾自坐下去。他仰起头颅，一手撑着姬发的下腹，一手抓着姬发的大腿，就这样自己动起来。鲜血是他的润滑，痛感是他存在的证明。

姬发并不享受，因为他刚刚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他的战友，他的伴侣，似乎对痛症产生了依赖。而这对于他们的职业来讲，无疑是最致命的危险信号。

箭与靶

姬发趴在方向盘上，双眼紧盯那扇门。现在是凌晨三点零四分，街道静得落针可闻。他的作息已经完全被这几次盯梢行动搞乱，现在他精神高度集中，到下午就昏昏欲睡，恨不得一头扎进床里。

崇应彪去放水了，现在南北两扇门姬发要轮流盯，生怕错过一丝可疑情况。手机被调成振动模式，震了他屁股一下，紧接着又连震三下。八成是殷郊，但姬发现在无暇顾及。他们得到线报，今晚是帮人出海最后的机会，下一轮台风明日登陆，再不走就彻底走不了了。

十五分钟后，一扇铁门开了个小缝，从里面钻出两三个人。他们上了车，悄悄发动，慢慢开出巷口。姬发迅速跟上，在路上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。

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崇应彪的语音消息。

“我日你大爷的姬发！跑哪儿去了你！”

“人要跑了，赶紧回队里喊人。”

那边发来一个OK的手势，姬发看到后收起手机。等红灯时他实在好奇，点开殷郊的语音，四段六十秒，里面只有平稳的呼吸声。这是殷郊对姬发常用的召唤手段。尽管大部分人利用命令，殷郊会利用示弱。他对姬发并不设防，也不需要强调彼此的阶级关系，这关系是流动的，从很早之前就是。

没等姬发回复，前面的小沃尔沃就停了下来。一艘没有点灯的船停靠在码头边，几人下车，先把一堆行李运上船。

距离和崇应彪发消息才过去十分钟，他就是全速前进也赶不及了。姬发一咬牙，拉响警笛，掏出手枪，打开车门，先浪费一颗子弹以示警告。

眼看着其中一个最魁梧的人飞扑过来，姬发脑子里响起老师说过的一句话：当不要命的碰上不要命的，生死这事儿就没那么重要了。

姬发想当英雄，可没想当英烈。他敏捷地躲过突袭，以车身为掩体，盲开两枪，找到机会迅速往集装箱的方向退去。

标准警用手枪，双排双进弹匣供弹，共15发，有效射程50米。姬发的射击科目一直是第一，一个好的射手需要了解自己的装备，并结合敌人数量与敌人装备推算出自己的处境。这三人没有枪，或者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枪，否则刚才就不会扑上来试图与自己肉搏。

对面开始反击。黑灯瞎火，又并非训练有素，一枪打在了集装箱上。姬发听声音感觉像点三八，所以对方很有可能已经离自己很近。

双方都在彼此的射程内，姬发选择原地不动。那三人在远处交流了一阵，估计在讨论要不要在走之前节外生枝杀个条子，姬发听不真切，海风太大了。

开枪的时机很重要。不幸的是姬发没那么好的计算能力，幸运的是他的直觉准得出奇。他深呼吸，周遭一切都慢了下来，连子弹飞出枪管，破风旋转的影像都被减缓至零点五倍速。

要是鄂顺在，他会说：这并不是那么酷，这是肾上腺素在作用。

现在姬发认同了鄂顺，全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英雄电影里的佐罗、美国队长、蝙蝠侠，管他呢。这是他第一次独身面对穷凶极恶的亡命徒，更简单来说，这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

他击中了目标，第一枪打穿一人的胸口，第二枪击碎一人的第三肋骨，第三枪射瞎一人的左眼。他迅速躲回集装箱后，感觉呼吸既顺畅又混乱。

刚才还放了空枪，算着他还有最后五颗子弹，总得有一颗准备着留给自己。

不过大概是真的命不该绝于此，同伴们呼啸而来，警车停得乱七八糟，刹车声比警笛声还要大。崇应彪喊得最大声，他喝道：“放下武器！”

姬发缓缓地蹲下来，差点也扔掉手里的枪。

姬发回到家时天蒙蒙亮，太阳还未全然升起，露出半截脸来。殷郊也只露出半边脸，留一双眼和额头那枚痣在外面。

他睡眠很浅，姬发刚踏进玄关他就醒了。他像警犬一样皱起鼻子嗅闻，最后得出结论：“你杀人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姬发脱下衣服，扔进洗衣机，倒了一瓶盖洗衣液，和小半瓶消毒液，又在最后关头兑进去一点柔顺剂。这都是姜女士置办的，殷郊学得乐此不疲，姬发一知半解，靠便利贴指示。

“你身上有死人味儿。”

所以我才洗衣服，姬发心说。他脱掉了全部，赤条条钻进被窝抱住殷郊。后者没有翻身，执着地说你身上真的有死人味儿，快去洗个澡。

“抱会儿。”姬发将头埋在殷郊颈侧，“我得缓缓。”

殷郊没说话，浑身僵硬着，一身腱子肉硌得姬发不知道怎么抱才能让自己舒服点。

“单枪匹马去，真把自己当英雄了？”

“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！”姬发揉揉殷郊的后颈，像抚慰一只龇牙咧嘴却又没什么攻击力的大狗，“你别生气。”

过半秒姬发反应过来，追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谁告诉你的。”他的语调骤然转冷，“说话。”

殷郊不语，转过身来抱住姬发，像要把自己强融进对方的身体里。

“别让我失去你，姬发。”殷郊声音很闷，下意识地一遍又一遍重复：“别让我失去你。”

一周后开大会，姬发是主角，坐第一排。殷郊与特警队同僚在后排观会，充当气氛组。殷寿代表厅领导来讲话，姬发听得极为认真。讲话过后是表彰，姬发、姜文焕、崇应彪、鄂顺都有份，但只有姬发一人拿到个人三等功。殷寿为姬发别好勋章，拍拍他的肩膀，

说：“我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
姬发一瞬间被狂喜冲昏了头脑。他与殷郊从小仰望的对象，那个功勋赫赫的男人，与罪恶斗争到底的楷模，现在跟他说自己为他感到骄傲。这对姬发来说是无上的荣耀。他的脊背更加挺直，他的头颅更加高昂。越过人山人海，他看到殷郊起立为他鼓掌。

又过一周，文书来到办公室，要求姬发三日内到特警队报道。崇应彪气得快掀桌，他的请调报告永远待批复，他渴望的东西姬发唾手可得。鄂顺姜文焕出来当老好人，提出让姬发请客庆祝，崇应彪选餐厅。姬发欣然应允。

崇应彪选了个路边脏摊，有意埋汰姬发。姬发倒真不在意是法餐厅还是串串香，他爹一世清官英名，最不喜那些消费主义。小时候吃的瓜果梨桃全是家里种的，左邻右舍都拿得到。

姜文焕是队长，总得先提一杯，祝贺姬发破格进入特警队。崇应彪还在气头上，自顾自喝闷酒。上菜之后所有人都顾着吃饭，也没太聊天。

临近十二点，殷郊来了。崇应彪举着酒杯，先姬发一步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朝殷郊走去，讥笑道：“我不记得我叫了代驾？”

殷郊无视他，直接看向姬发，神情严肃，“有点急事，父亲要我们现在立刻回老宅。”

姜文焕也站起来，问：“姑姑没事吧？”

“母亲没事。”殷郊点头致意，“姬发，你没喝多吧？”

“还行。”姬发接过殷郊扔给他的头盔，骑上摩托车后座，“走吧！”

他在崇应彪阴鸷的目光下搂上殷郊的腰，后者戴好头盔，放下防风镜，握一把姬发的手确认对方已经抱紧自己，随后绝尘而去。

“吃吗还？”鄂顺捏着签子问道，“男主角都走了。”

“那撤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”姜文焕叹气，“彪子你怎么回，打车吗？”

“老子走着回去！”崇应彪不爽到了极点，“顺便请一天假。你爱批不批，反正明天我不去。”

殷郊稳稳将车停在库内。他一路无话，是因为他以为人睡着了。没想到在他帮姬发脱下头盔时，那双手突然紧紧抓住他的手腕。姬发的手是拉弓的手，也是持枪的手，手心与指节都有厚厚一层老茧。与他双手相握时其实并不太舒服，但很有安全感。

“吓我一跳！”殷郊嗔道，“你怎么都没声音的！”

“这么晚了会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？我只负责把你带回家。”殷郊如实回答，“不过父亲难得亲自打电话给我，只可惜布置完任务他就挂了。”

兜里的手机震动一下，解锁发现是姜女士，给儿子发了一个猫猫狂奔的表情包。殷郊笑了起来，回复母亲已经在地库这就上楼，姜女士又发过来两只小狗，围着彼此打转。

“姬发我也一起带过来了。”

“大晚上的和谁聊那么开心？”

“是妈妈！怎么连妈妈的醋都要吃？”

殷郊只在姬发面前管姜女士叫妈妈，叠字的轻音被他省却，带来一种孩童般的纯稚。他独立强大，又对父母家庭有着极强的眷恋与责任，且从不羞于宣之于口。

所以家庭才是他的软肋，自己不是。姬发从和殷郊确定关系的第一天就知道。自己需要做的是保护这份纯稚不被腐蚀，无论付出何种代价。

父与子

殷郊蹲在草丛边，全副武装，焦急等待。按理来说这次任务他该避嫌，因为被绑架的是他的祖父。但所有人都似乎默认，他需要在关键时刻来当这个冲在前面的大孝子。

殷郊的队长是一个绝对的功利主义者，认定了把殷郊推上去，自己必然会获得殷寿的嘉奖提携。

姬发作为观察手在制高点，握着望远镜观察楼内环境。他身旁是特警队的狙击手，对姬发入队的现实感到担忧。能把训练枪都打出百步穿杨的气势的人不容小觑，他的准头和枪感已经胜过不少狙击手。

他有意打压这个新人。

“一会儿你别说话，我会自己找角度，知道吗？”

他关掉通讯，对姬发这样命令道。

“我是你的第二双眼，你应该信任我。”姬发回击道，“你总会有盲区。”

狙击手被姬发怼得一愣，最后将这种行为定义为年少轻狂不知天高地厚，他相信相对的感觉在绝对的经验面前一文不值。

“自负！”他丢下一句，不再与姬发交流。

天色渐暗，绑匪终于露面。帝乙身体每况愈下，整个人都浮肿起来，能严严实实地将绑匪挡在身后。殷郊看得心焦，恨不得立刻请示上级，要求即刻动手。

十分钟后，殷启穿着防弹衣，拖着保险箱缓缓上楼。他满头大汗，先是声泪俱下地喊了一声：父亲！而后转向绑匪，说：“五百万在这里，言而有信，你们放了他！”

“请求行动！”

殷郊带领B队到达墙下，准备利用绳索升至最高层，破窗而入。

“批准，可以行动。”殷寿在对讲机前说道。

“绳子给我！”

得到命令后殷郊再也等不急，做好安全措施就立刻攀爬起来。还未到达，他就听到一声枪响。

“谁开的枪？！”殷郊什么也看不到，大声问道，“谁开的枪！是狙击手吗？”

“……是殷启……”三秒后，正面突击的A队队长不可置信的声音传入耳麦，“是殷启，他杀了绑匪！”

“什么？！”

还未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又一声枪响。殷郊忍不住了，也不管什么劳什子处分，当机立断，

进入现场。除了横躺在地上的死者以外，危楼内只剩殷启和帝乙两人。

而殷启挟持了帝乙，枪管抵着老人脆弱的脖颈。帝乙已经瘫软，神志不清，嘴里念叨着：启儿，启儿。殷启神色癫狂，像是被什么东西附了身，又像是嗑了药。

“大伯，收手吧！”

殷启毫不在意殷郊的劝告，反而更兴奋了起来。他用小臂粗暴地箍着父亲的脖子，将枪口对准了殷郊。殷郊丝毫不惧，甚至向着殷启前进，但满目哀痛。

狙击手找好角度，刚要请求射击，被姬发按下。

“你有把握吗？”

“你疯了，姬发！这是最好的机会！”

“可他对面是殷郊！”姬发低吼，“距离太近了，有可能会误伤他的！”

狙击手可不管这些，重新瞄准。就在这瞬息之间，殷启突然收回手，一枪解决了帝乙。

“爷爷！”

殷郊飞扑上去，抱住祖父的尸体，试图按住那可怖的伤口。那血洞还残留着灼烧的温度，而飞速流逝的血液却冰得出奇。

“你疯了！他是你的父亲！”殷郊哭喊。

“子不杀父，父则杀子。子不杀父！父则杀子！”

殷启癫狂地吼道，打开保险箱，未成捆的现金被晚风吹得漫天飞舞。殷郊注意到那爬上殷启前胸的红点，来不及多想便迅速挡在殷启身前，张开双臂，朝着对面喊道：“别开枪！”

楼下殷寿切换到狙击手的单人频道，一声令下：“开枪！”

下一秒，温热的血液浇了殷郊一头一脸。他身前祖父的尸体还未僵冷，身后叔父的尸体仍有余温。他跪在这两人中间，两人的血液在他脚下融合，沾湿了一地的纸钞。他木愣愣的，四肢变得轻飘飘；儿时的记忆涌入脑海，脑袋变得沉甸甸。

前一晚，他还天真地相信这场绑架只是单纯的求财而非害命。父亲叫他回家时，大伯满面愁容不似作伪。他一直知道，与大多喜爱末子的家庭不同，爷爷更偏爱大伯而非父亲。但父亲十分优秀，向爷爷证明了自己，更何况他对殷家的富贵并不在乎，殷商集团本就是大伯的囊中之物。

所以他何苦走到这一步呢？殷郊转身，盯着死不瞑目的殷启的脸，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基因。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，原因是他觉得父亲总有一天会先他一步，动手杀了他。

这不可能。殷郊的头乍然痛了起来，这不可能！殷家父慈子孝，兄弟相悌，夫妻恩爱，是朝歌人尽皆知的模范家庭。无数人盯着殷家，没成想最后将殷家推下神坛的竟是殷家人。多么可笑。

现在群龙无首，丑闻一出，明日的殷商集团命运如何未可知，却再也不会握在自己手里。

难道真如之前那在家门口算命的癫子所说，殷家日落西山，气数将尽？

殷郊心里一团乱麻。

“A队B队，清理现场。”另一边的殷寿冷静布置任务，“把殷郊拉开，别让他碍事。”

救护车早早在指定地点待命，现在人都死了，也没什么用武之地。殷寿在救护车旁，漠然地揭开白布，最后看一眼父亲与兄长，大手一挥，送入太平间等待火葬。

殷郊下来，看见救护车车门即将关闭，拔腿狂奔，被赶来的姬发拦住。殷寿嫌弃地睨视儿子一眼，转头上车，同救护车一起驶离现场。

姬发搂着殷郊安抚，突然感觉怀里一沉，忙低头查看，人竟是昏了过去。

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正午，姬发没有送殷郊去医院，而是把人安置在自己家。说是姬发家，双人生活物品也都齐全，同殷郊家并无二致。

殷郊挣扎着起身，跌跌撞撞往门口走，差点撞上端着粥和药进来的姬发。

“殷郊，你醒了！”姬发喜不自禁，“太好了！姜爷爷的药果然管用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姜爷爷呀，姜子牙。”

“哦，那个逢人就卖保健品的。”殷郊对这白胡子老头没什么好印象，“姬发，你怎么敢给我吃假药？”

“不是假药，他的药是真的有用。昆仑医学院你不知道吗，他就从那儿毕业的。”

殷郊翻了个白眼。自己确实是醒了，头痛也消失了，浑身上下确实轻松，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副作用。

“那正好，来吃点东西吧！”

“不吃了，我要回家。”殷郊正色道，“现在家里肯定乱成一锅粥，一晚上没见到，妈妈肯定很担心我。”

“姜女士已经被临时任命为殷商集团代理董事长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殷郊难以置信。

姜女士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主妇，丈夫和孩子就是她的一切。鲜有人知，在她一心扑在家庭上之前，她也是金融系的高材生。她为了丈夫敛去锋芒，收起野心，安安心心相夫教子。

殷郊的家庭责任感一比一遗传了姜女士。家庭要她当个好妻子好母亲，她便当个好妻子好母亲。现在家庭要她去当个企业家，她便当个企业家。她的身份从不由她自己支配，她却总想着做到最好。

殷郊心疼母亲，于是要赶回家，哪怕抱抱她。

“你不能走，你还没恢复好呢！”

“我的身体我说了算。”殷郊被再三阻拦，已经失去耐心，“姬发，你不要拦我。”

“我说了，你不能走。”

姬发放下粥碗，铁青着脸，像一尊门神挡在玄关。

“那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家。姬发，你有什么资格阻拦我？！”

“我是没有，但我要保护你。你现在回家无济于事……干爹已经辞职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，干爹已经辞职了，但是他辞职之后也有三年的限制不允许他经商，所以才让你母亲代为管理集团，你懂了吗？你父母已经把这些事都做好了，你回家又有什么用处呢？你还不如好好养养身体。我已经打过报告了，上面也同意了，昨天……总之你现在需要的是接受心理治疗！”

“什么乱七八糟的心理治疗，我没病！”

殷郊像是被触到了最隐秘的暗疮，一下子暴跳如雷。他比姬发高，又壮，生气时眉压眼，下三白，确实吓人。姬发一呆，就趁这个愣神的功夫，殷郊夺门而出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